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十六卷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 高汝栻 參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于岱 雅 校

洪武中錢塘鄭沂以布衣授尚書今馬麟亦以布衣擢方面

庚子永樂十八年，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顒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淵河南艾英浙江，左參政二人楊敬福建季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顛倒參伍

唐賽兒叛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

佛之一字哄動多少愚民設能知前後事喧嘩者安得不從之

柳升擬賊汲道爲賊所據耳夫將不設備

三妻夫死賽兒祭墓回徑由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賽兒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因○舊○本○○誦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施教于村里頗能知前後成敗事青州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鬬欲衣九可怪食財貨百物隨以術運致之妖徒轉盛遂擁衆據益都石棚寨爲亂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爲所敗鳳等皆死賊遂犯莒州山東大震命安遠侯柳升總兵勦之

三月柳升兵至益都圍賊于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其

不煩救師暴寅在鄉升旣恐兵權輕處若此

國家大事豈供一人之喜怒耶

而東賊平

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百餘人而賓兒竟不獲○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旟縣丞馬樞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守賊不能攻復率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時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散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敗賊于諸城盡殺之山東賊平論

可取

灌當不甚

功陞張旗山東左參政馮楨左參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征勦妖賊方命失機冒功忌能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諡武忠、

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

五月交阯右參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參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

保真定贊皇人、黎利剽掠都縣保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戰死○貴湖廣武陵人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擊賊輒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貴以羸卒數百遇賊戰死、

國初東宮官必選學行故宮僚學官自京自修出爲世用

九月擢教授簡從善林長茂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院編修侍從　皇太孫講讀○立東廠○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瑪瑙具龍文其色青蒼

十月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召　皇太子及　皇太孫于南京以北京宮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令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

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　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高汝栻曰、我　朝祖陵在泗州城北稍東十五里、面盱眙山、淮水自西環繞山下、東北入海、夏秋間水漲、由州城西北二十里龍窩驛東入、瀰漫城北陵南、延然一湖、陵也、青烏者稱明堂容萬馬、水戶不通舟、蕩合天造、淮水循山東下、又二十里經龜山東北入海、山即大禹鎖支祁處、石井尚在陵後、自徐州南岡阜迤邐盤北數十百壟、　仁祖陵在鳳陽府西偏十里、背八公山、面淮水、陵上草木蓊鬱、陵下近百步闕、周環無裂背殺辭、雖不善堪輿者、亦知為鍾靈福地也、豈人力所能致哉、

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古者天子春耕省斂助秋躬視民艱使司牧無所匿其情實近代此典不復天災流行省賑給實此一方民幸遇仁宗社深故補莫大焉不然其與他處之黜黜死于溝

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爲食　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敕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糧　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戶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　上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即奏之　上曰昔范仲淹之

鑒普並舉漢仁心仁政昭揭千古

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〇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高汝栻曰。自五代以來北虜侵我邊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雄與。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蓋由幽薊非形勢之地。胡元據有中華垂九十年無復天理之可言。天生我 太祖掃除之。俾數之初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繫夷狄。故嘗幸關陝而還。晰時中原之地。久為胡馬所踐。繼以寇盜。民不聊生。六驛所過。半皆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嘗一日忘也。且以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 成祖焉。及上登極。即欲舊邸為皇城。顧年歷艱。當時羣臣不知。睿算所向。憂萬庶遷。因出令曰。敢有復言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司文奕等。皆遵奉罰行。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殷政之固。莫及也。永樂丁亥以後。頻征沙漠。捜勦遺孽覆其巢穴而歸。是則都燕之志 太祖定啟之 成祖克成之。祖宗功德盛矣

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

俺三等變上變告周王謀反上使親信大臣覈其
實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
王先期入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詞
窮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王親未忍問罪之王邸
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延
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
納三護衛官軍詔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
袁容徙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

封藍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擢工部營繕司
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
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
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

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于文定公曰、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輒爲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堂之有室、蜀以膏還之土、處其陶閫、譬如室之有奧、蜀崎嶇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待蜀爲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那如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貴人端拱坐於堂皇之上

度寛而制
正

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兆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室無室況與夾之間邪

交趾總兵請屯田供餉從之〇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箋牘無以殿下過失 上問 上指其妄言今必疎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〇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侍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詔求直言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勅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

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　皇大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功作罷四夷朝貢減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刑獄罪黜贓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上允其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俱爲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歷詆大臣之任

右庸至必加罪黜矣直道之不容于斯也

自古已然可嘆

請罪不行假口于荐才巧于排陷如此

午門對辨

天威嚴重非原吉一

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請斥工部尚書李慶、李慶等不能平、言于　上、請罪之、　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選等才堪牧民、于是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猶峻、　上怒殺之、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辨、時都御史王彰等抗罵言官曰、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衆議何如、衆皆紛然啐詬言官妄言、尚書夏元吉獨

言將有滿億之誅矣

上全君德下養士氣眞大臣以道事君之體

有量有品

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之○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 上命元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山東妖賊唐賽兒遁朝廷大索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姑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人情洶洶 上以毀民爲

山東參政撫定緩輯人情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時魯台擾邊兇暴桀驁每朝使至輒傲慢或拘留苦之時出部落出沒塞下為寇　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邊將檄聞　上遂議親征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　上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勑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

呂震一言幾成大獄

人品心術于此自辨

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與中人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險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險邪未之見也　上繇是怒稍釋置不問

命以北征餽運

計共用驢三十四萬領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人挽車人丁二十三萬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親征一

壬寅永樂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羾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瑛副者三十七人

三月 上親征戒誓將士諏日啓行 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

四月次龍門雲川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

處簡擇來者若不閑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于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于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奔選寇至應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

侍從勤上
意

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定銀椀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厲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辛未 車駕發隰寧次西凉亭西凉亭者故元

後世聖子
神孫覩此
警寤惕然

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
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
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 車駕發西凉
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采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
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
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
營外有長圍各周一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
召諸將論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
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

字字精卓沉摯

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成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協濟爾等勉之

高皇帝嘗試曰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然歟我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睍睆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蘆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故謀帥擇將必如文皇之議而後可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己未 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逃者、繼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

于潤乘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遠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召諸將諭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爲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剪此虜諸將曰然簡部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畧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卒西諸將東行至清水泊庚戌率兵騎數萬西至屈烈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　上麾

兵貴料敵設謀一一巧中令虜無一可逃直令中原吐氣

騎兵爲左右翼齊進。虜欲突走、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上乘高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圍結甚堅。走且疾。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三十餘里。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畜。焚其輜重。詢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

有虜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几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

八月戊戌次玻璨谷諸將捕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俟上〇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官上表賀平胡

蜀王賢王也故朝廷待之特厚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三月蜀王椿薨謚曰獻

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憸邪之徒不便而宦官黃儼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為之地且

讒　皇太子之短于　上前希得進見且詐造毀譽之言傳播于外。謂　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曰觀天象非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與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上候宴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伏及符寶而分兵執脅文武大臣豫令高正偽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頒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為帝布置已定正審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柰何為滅族計

保全骨肉多少

上神武天授故兩出奇應變後人誤用之致有土木之禍

親征二

泣諫不聽瑜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鞫之召　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覽所偽譔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高燧曰爾為之耶　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為耳遂悉伏誅籍没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楊侯陳懋等為前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踰時不散又山石產靈芝榔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之

胡忠安賢稱賢臣而亦相率為諛也呂震不學無術往往以祥瑞貢媚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偽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阿魯台今夏為兀剌脫歡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豈敢復萌南向之意授阿失等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千率衆來歸時

前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馬河北爲尾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引入見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皆爲都指揮千百戸遂班師○車駕還京師○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下錦衣獄尋釋之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並奏阿魯台所

部侵掠邊境、上乃詔公侯大臣議之、且告之忠勇王
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兵以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講學士曾棨、侍講余學夔為考
試官、取葉恩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
忠勇王金忠、為前鋒、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
遁、　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
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
宜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　上曰、

此朕意也遂遣中官伯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六月駕過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駕　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在八月中　上頷之既而諭金楊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惟優遊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　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悅○是月十六日己丑次蒼

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且云衆服禮儀一遵太祖遺制十八日辛卯　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詔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爲椑椑成權斂而錮之載以龍轝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密馳計于　皇太子比龍轝入關寂無知者即遣　皇太孫出居庸關赴開平迎駕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

得文皇之

以防僞 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
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
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皇太子即取付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
皇太子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
付之浮議何繇興。八月己酉次鵰鶚皇太孫至軍中始
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
服哭迎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
奉安仁智殿加歛納梓宮冬葬長陵○上文武全材寬
嚴兼濟規模濶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

應變機智如神臨事閑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祥瑞賁飾禮文經畧徼塞訓廸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族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遠慮徙都北平實貽孫翼子久大之基也

成祖自起事至下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嘗身不冒矢石即位之後五出漠北三犂虜庭三下交南舟車之地無問大小遠邇悉奉琛幣若榜葛剌滿剌加忽魯謨斯等處新受勑命爲王者殆三十國東逾遼水

雜羈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治凡三百處直西郊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其請置官府蓋三之二西南羌夷連宣慰宣撫安撫司及軍衛郡縣增益數百迄今二百餘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
後世所藉賴豈淺哉

八月丁巳　皇太子即　皇帝位改元明年為洪熙元年大赦天下○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宮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原吉首陳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阯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

內閣除中書始此

讀書有用

官俱真職

者十年○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絶糧不能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
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
經諸子讀之數周已而得釋歷年遭遇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
實有賴于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
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
克成服乞賜歸塋且終喪制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
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
遂留贊輔令遣家屬護母喪歸塋命兵部給驛舟有司
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

舊制以九卿等官兼殿閣學士宣德年始此

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
之制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能
望于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
陞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兼
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
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
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院
學士○減賦北直隸山東夏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

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司傳
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
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復
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
輔吾不逮○詔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
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廟號太宗○癸未禮部
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縗從吉服
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

至禮安所
則何哉

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忿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玄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辟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

丙閣位進
二孤始此
○士奇等
初日間五

品誥遷一品恩榮至此已極

盡誠相與四字義比皆內

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〇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家大臣秘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奏以聞其毋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祖宗負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冊妃張氏爲皇后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后河

不書襄王孫等十位

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爲彭城侯○冊立大
皇太孫爲　皇太子封次子贍埈爲鄭王贍墉爲越王
贍墡爲襄王贍堈爲荊王贍墺爲淮王贍塏爲滕王贍
垍爲梁王贍埏爲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國絕○以翰
林侍讀學士王直爲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纂記
註于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羅海子
至西湖巡視官　上謂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
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
澤所產哉○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
以工部尚書陳洽鎮交趾督掌布按二司事

交阯特張輔以靖特黃福以安自二老去而交阯競亂矣

會審始此

慎刑之制宜辨者尚欲生之道刑之爭緩罪若殺宜法不且深

牖治交阯，視民如子，循其所好，革其所惡，勞徠調飭，躬勤不倦，奔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于是交阯皆愛戴之如父母。下官馬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寢其奏。福居交阯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詔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涕泣，不忍别。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楊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羅織鍛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

任昔則世經世重今則人難人重矣可嘆也夫

聖德同天

得此二字子孫皆蒙

從審決○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于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惇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可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凛寒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建文姦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産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劄

閩北李淼 欽纂

妖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巳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貶充軍者亦宥爲民

初治姦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還鄉賞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經宥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故齊黃之裔猶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考矣

交阯復反○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戸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仍

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亂去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糜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遂設趙府郡牧千戶所○令直隸及近京各都司官吏更番于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屯皆

防衛官軍更番京操之制始此

中官傳旨並宣款個展發厥壯好萌

驥闇茲芙生尚敢如此皆亦甚刑玩弄汗走尖上矣

不妨誤〇作觀天臺于禁中、中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勅命騏復往交阯、措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内間多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〇翰林學士楊溥密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褒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懷、侍用酬報、今賜卿綵幣二襲〇鈔一千貫、卿其領之〇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

矧童蒙宮支俸如此

虛己求言之誠千古

翰林檢討逵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進蹇義爲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繩愆糾謬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當盡言之、朕觀前代人主有一居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因取古人詁辭、親筆

未有

指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補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 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後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陽武侯薛祿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 上喜賜勅嘉獎○上諭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故民無轉輸之勞而兵

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葢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安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召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

武英殿南廡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耶爾吏部兵部俱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黄驥極陳西域賈胡人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當愛國體恤民窮毋

先朝用人雖不拘資格然未經試已既選之後嚴試之猶必試事而後授職直國君進賢不得已之心哉

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行者六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杲爲彭城伯杲　皇后之兄也○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三俸並支

仁宗昭皇帝紀帝成祖第一子仁孝太后徐氏所生也正位儲宮二十二年　成祖崩甲辰八月十五日即位在位一年乙巳五月十一日崩于西宮壽四十八　上徵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　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

樂不作、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評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趙山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

老臣方可爲此言

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于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靈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

士奇議罷俵馬之令

罷之以禮

一疋令收之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蹇義夏元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蓄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　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數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許臣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必欲行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自此誰肯出仕益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

比舉與衆紫問揚榮改言諸司積弊而文厲俗授御史言之詞遠

眞忘之。初聞汝言。卽遣人觀李慶呂震輩交口忿爾。朕
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
名矣。出示一疏。乃陜西按察司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
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
地矣。 上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
輔今 惜處之不○當
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
務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
舊臣。未可遽退耳。○大祀天地于南郊。以 皇祖 皇
考配享。○上諭呂震曰。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
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于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

爲國可無發耶命贈太子少傅謚節愍又嘆曰忠臣欲報國家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阿順取容保祿固寵於國亦何救。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道理之助。卿如有建白卽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

舉印授溥
仁廟學問
弘深淵泉
久維一時
名賢薈萃

左右面尤
敏雅不自
講假勞求
請采其于
參已治人
之道益加
精密可見
聖學與無
窮際

賜天元玉
曆祥異賦

敦植之至

五經博士蹇義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惇實印授散
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直弘文閣與進同事云○
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諭侍臣曰天
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愼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
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
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得誥勅者足爲家鄉
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
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省皆賜鈔有差
于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弟都指揮吳管者爲廣義伯、父允誠封恭順伯、克忠管者追封頒國公、諡莊愍、弟克勤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

允誠等原係[illegible]木案中本東歸附從征亦有功並以力戰而死故追封之

贈故官僚少詹事鄒濟、左贊善徐善述、並太子少保、賜濟諡文敏、善述諡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勑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於 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 宗廟等、 上曰吾過○○

仁廟隆遺師傅前代字健

以孝行舉人

矣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遂召禮部改春秋祭濟沂餘杭人善述天台人復贈贊善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舉知安樂縣遷署丞父早卒事母至孝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時又有贊善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繇國子學錄擢爲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

歷乘遺古

從善轉圜改過不吝八字仁廟可當

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上不懌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治事自是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諭士奇曰爾料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來之遂命士奇就榻前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

以係百代之明良亦以盛一時之豪傑

北京命加行在二字

誹謗之刑都御史陳瑛掌院時為甚

知朕心、毋吝于言也。○以將行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謚忠壯王真、加增少師榮國公謚恭靖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　文皇帝廟庭。○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姦民欲儻禍良善、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詞、一墨名於

遣守皇陵是亦勞撫之意

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弊又萌夫政治所急者惟言所患者以言爲諱況今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交阯討黎利○徙岷王楩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

詔免稅糧之半

樂上召穉㪿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穉予不足誅遣鳳陽守　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兩京者　上問道路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憫恤民窮誠出于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急於裕民大為大斷

啟行科舉之法則用建輔之言議論亦是

近時所要博古通今

言令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即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于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甚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明然未嘗究心脩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

行止當正不過正文證去偏頗耳

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上諭禮部其進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事須南北兼取言南人善文辭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命皇太子往南京謁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群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 太祖明于星象

前知之事

流涕

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 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勑二印賜二人義得褰忠貞

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授而退○時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謂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勑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惟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嘗封五章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

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

五月　上論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愼選擢以清風紀既又勑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

文武並濟

帝懸欲求言諸臣知帝心久矣至此何以摧折言官如是○時勉折脇肉尚不相若及用撻楚而其斷骨

叅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叅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璉遼東則叅議周頋廣東則副史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縛至便殿樸以金瓜十八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文爲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復下錦衣衛獄○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黄淮楊榮至

忽接人謂忠誠所感

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于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洪武中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　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　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　太祖又喜稱善　文皇即位立為皇太子漢

上在儲位天下傾嚮登位之後弘施浦澤號稱仁廟則宜

趙二王巧譖　文皇又賂左右奄奚及役征諸大璫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姦巧必欲易太子太子危者數矣　文皇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華殿咨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賴　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旣即位盡行其志約以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尺寸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嘉

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畧。邊將陛辭、上戒曰、民力罷矣、愼無貪功勞至塞驅之而已毋爲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學過于原、屢勑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贓吏。毎戒法司曰。贓吏務厲民裕己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毎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効。樂聞直言。多見褒答。問有咈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彖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

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昔嘗明祖宗之心嘗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位一年惜哉六月辛丑 皇太子奔喪至良鄉宮中始發喪時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是月庚戌十二日 皇太子即 皇帝位之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

秋七月尊 皇后張氏爲 皇太后○上大行皇帝謚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 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立妃胡氏爲皇后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仁宗定一科取百人南取六

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和徐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喜納之擢蕃爲兵部給事中○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旣而遣戴綸出鎮交阯初 文皇欲 太孫講習武事于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英以舜事順
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生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
奏親詰之綸抗聲辨論激切　上怒箠之竟死焉長懋
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

八月勅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
書蹇義夏元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
瑛楊溥爲總裁

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瑛爲總都督先是安定曲
先等處番寇瑛擒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
餘邊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伏總兵討平西番即見加

族之亂、封會昌伯、○以平羗伯陳瑄、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漢王高煦奏利國安民數事、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皇明通紀卷十六終